

書叢小俗通識常民國

家後國先

著植高

836
C022



行印社版出書圖民國

先 國 後 家

高 植 著

國 民 圖 書 出 版 社 印 行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九 月

先 國 後 家

每冊實價國幣七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初版

著 者 嚴 愿 紋

印 行 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總 經 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總 社：重慶磁器街
四十七號

分支社：全國各縣市
及南洋等地

先國後家

傍晚時候，田野上的行人稀少了。胡二娘站在家門口，心放下來，這一天又算是平平安安過去了。這裏小山村離柏樹村不過五六里路，柏樹村上前幾天到了十幾個日本鬼子，拉壯丁去修路。這些日本鬼子到處捉雞捉鴨，一天要吃百來個雞蛋，不但不給錢，有時候還要打老百姓，日本鬼子托着槍，伸出刺刀，嚇小孩子，小孩子被嚇得跑着哭着，大人看到這樣情形，都是胆戰心驚。日本鬼子看見了年青貌美的婦女，就走上前去調戲。對於男子們，日本鬼子要打就打，要踢就踢。若是家裏的人跑走，日本鬼子看見屋裏無人，就拆

屋子。因此柏樹村一帶的老百姓都懷恨在心，都想把日本鬼子趕走。

胡二娘站在家門口，看見隣人王四嫂，說，「今天又過去了，焦心了一天，到現在才放心。」

王四嫂抱着小孩站在對面，說，「真是提心吊胆的。殺頭的日本鬼子，害得人飯都吃不安。他們搶東搶西，捉雞捉豬，簡直不是人。」

她們在說話的時候，隣人周老五走到她們面前，向她們說，「剛才有人告訴我，今天中晌，有三個日本鬼子跑到一個村子上，看見一個年輕的婦女，就拖着向草堆裏走，哭也沒有用，叫也沒有用。這三個鬼子又跑進人家的豬圈，拖出一條不大不小的豬，豬越叫，這三個鬼子越歡喜，後來，豬

不肯走，這三個鬼子用刺刀把豬殺了，割了三隻腿帶走了，贖下半個死豬在路上，血淌了滿地的。」

王四嫂說，「罪過！罪過！天殺的這些鬼子。」

周老五說，「後來，人告訴我，那個年輕的女人跳到塘裏去了，她要尋死。」

王四嫂和胡二娘同聲驚叫起來。

周老五接着說，「可是別人把她撈起來了。」

胡二娘說，「這就好了，沒有死吧？」

周老五說，「再撈遲一步，就難保了。她吃了不少水，

動都不能動了，好容易才算轉回了一口氣，人是弄成不死不活的樣子了。」

王四嫂說，「日本鬼子弄得我們日子不好過啊。」

胡二娘問，「小柏樹的人家沒有受驚吧？」

周老五說，「沒有聽講日本鬼子到小柏樹去打攪。是

的，你們親戚是在那裏，李姑娘家。」

胡二娘說，「不是說呢，聽講日本鬼子到了柏樹村，我就不放心小柏樹，李姑娘家在那里，離柏樹村不到三里路呢。」

周老五說，「那里的人能走的都走開了。」

胡二娘說，「這就好了。李姑娘年紀大了，聽到這樣的話，總是不能放心，你說呢。」

周老五說，「是啊。雖然是沒有過門，你們還有老親在前呢。你的兒子好久沒有信來了？」

胡二娘說，「有兩三年沒有信來了。問這個，問那個，

都沒有確實的信息。」想起了兒子，她不覺難過起來。她嘆了一口氣，繼續說，「現在，我也不企望他有信來了。替他訂了李姑娘，李姑娘又能幹，又賢惠，都說我這個媳婦訂得好，如不是日本鬼子這麼鬧，早已接過門了。想不到日本鬼子鬧到柏樹村來，沒有過門的媳婦，我也是當家裏人看待，就同自己的女兒一樣。她走了，我就放心了。兒子脾氣拗，那一年來家，我要他收親，他不肯。若是那年收了親，他也不曾去打仗了。」

周老五說，「你孫子也有過了。」

胡二娘說，「可不是呢。想不到這樣的年頭。」

又有幾個人走來，和他們談到柏樹村上的日本鬼子，說日本鬼子鬧了些什麼事。他們又說到這里小山村也有人家準

備躲避日本鬼子，說是村上的人已經和附近的村莊接洽好了，日本鬼子一到了附近的地方，就有人到小山村來送信，小山村上的人誰該走的就走，誰該留的就留。於是他們又談着有誰要走，誰要走到什麼地方去。

王四嫂問胡二娘說，「你走不走呢？」

胡二娘說，「我不走。我這個破家我還要看一看。小孩子讓他們走，帶點乾糧。王四嫂，玉英就跟你走了，你走的時候，一定打我招呼。」

王四嫂說，「我要走，一定招呼你。我真愁，我要走，我家的小豬是不是還趕着一陣走。」

周老五說，「那時裏，人家跑都跑不及，你還拖一條小豬，找麻煩。拖走了，怎麼喂？」

王四娘說，「只怪那些該死的日本鬼子！」
胡二娘說，「小猪就不帶了，人要緊。破財也是逃不了的。有了雞，鬼子也不要豬了。」
日本鬼子雖然離小山村還有五六里路，大家却是不放心，談到日本鬼子，都有點色變。
胡二娘同人說話的時候，她的兒子伯鈞和女兒玉英也同年紀相仿的友伴們在談躲避鬼子的計劃。他們都是十幾歲的孩子，有說有笑，一面是怕，一面又是好奇。
天快黑了，聚在一起的人先後散去，胡二娘也把兒子女兒叫回家，關閉了門。他們心裏有點不安，耽心着日本鬼子來搗亂。胡二娘點着了燈，帶領兒女吃了飯，很早就上床了。

村上的人都睡着了，夜很靜。只有樹上的枝葉在微風中颯颯嚮，遠處有一兩聲犬吠。

半夜的時候，胡二娘被敲門的聲音驚醒了。她模模糊糊地聽着，辨別了一下，是誰在敲她家的門，還是在敲別家的門。敲門的聲音很低，她聽了一會，斷定是有人在敲她家的門。她吃了一驚，不敢應聲，怕是什麼歹人。她爲難了好久，聽見外邊的人還在輕輕敲門，她想若是歹人，就不會這樣輕輕地敲門；要是土匪，就會破門衝進來，要是小偷，便挖洞不會敲門；說不定就是日本鬼子！想起日本鬼子，她非常恐懼，身上有點發抖。忽然她聽見門外的聲音在問，「醒了沒有？有人醒了沒有？」這聲音很低，弄得胡二娘不知究竟。這個聲音停了一會，又有了敲門聲，又問，「有人醒了

沒有！有人醒了沒有？」這個聲音似乎很熟，但胡二娘一時想不起來是誰的聲音。她又聽了一會，心裏的驚恐稍稍和緩了。她在床上反轉了身，床板吱吱地響了一下。外邊的人好像知道有人醒了，把聲音提高了一點，又問，「有人醒了沒有？」

胡二娘鼓起了勇氣，問，「是誰？」但聲音却很低，外邊的人幾乎聽不見。

外邊的人說，「開門。誰醒了？我是伯華呀。」

胡二娘心跳起來，又問，「是誰？」這一次她的聲音提高了一點，外邊的人聽清了。

外邊的人說，「是我，伯華，媽，你開門。」

胡二娘猛然地詫異起來，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正在懷

疑，門外的聲音又在說「媽，是我，伯華呀！」胡二娘不敢相信真是自己的兒子回來了，她想，一定是自己正在做夢。她又側着耳朵聽了一會，摸摸自己的頭，聽清了外邊的聲音真是自己兒子的音聲，這才認為真的是兒子回來了。

胡二娘答應着，「來了，來了。」摸到火柴，點亮了燈，穿起衣裳。她又驚又喜，還沒有開門，便急着要說話，但反急得半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兒子在門外低聲說，「媽，你起來了。」

胡二娘聽到這話聲，幾乎快樂得眼淚要流下來。她的聲音也歡喜得打顫了，她說，「我來了，我來了。你你，不要急，我來開門。」

胡二娘把門打開了，她看見站在自己面前的正是兒子伯華。她心裏有無限歡喜，兒子進了門，她不禁地眼裏有了淚，她想說出自己想兒子的話，可是說不出話來，她只用雙眼看兒子，覺得兒子的一舉一動都是可愛的。

她關上門，拭了眼淚，想起了兒子打死的傳說，她奇怪爲什麼自己會以爲那種傳說是真的，累得自己流了許多眼水。她過了一會，讓自己心裏的氣平了，才同兒子說長問短。

她問，「你這時候才到家，從那里來的？」

伯華說，「我是從焦湖那邊來的，上岸遲了。」

她問，「你是一個人來的，有沒有伴？」

伯華說，「是一個人到家的。有伴，還在後邊很遠

先國後家

一二

呢。」

她問，「他們是誰？」

伯華說，「他們是——」他沒有說完這句話。

她急着便說，「是家鄉人嗎？」

伯華說，「有些是的，有些不是的。」

她問，「他們一共是幾個人？」

伯華說，「他們嗎？有十來個人，有二三十個人。呵，

我記不清楚，都是同路的。」

她問，「他們今晚不來睡覺了？」

伯華說，「他們不來睡覺，他們有他們的地方。」

她問，「你在哪里登了這幾年？」

伯華說，「我跑了很多地方，這里走，那里跑，沒有歇

的時候。好不容易才到了家鄉。」

她說，「人家說是不曉得你到哪里去了，說你上次打仗，被打散了，你也好久沒有信來，我有點疑惑，別人的話全是假的，全是胡說，你不是在這裡嗎。」

伯華說，「我是打傷了一次，後來又好了。」

她說，「難怪別人瞎說，你好了之後，沒有打仗了吧？」

伯華說，「好了就又能打仗。可是在軍隊裏，沒有功夫寫信。」

她說，「回頭我教玉英跟我睡。你跟伯鈞睡。我來叫玉英，教她燒鍋，弄東西給你吃，你餓了。」

伯華說，「媽，你不要叫她，我來幫着弄。」

原书缺页